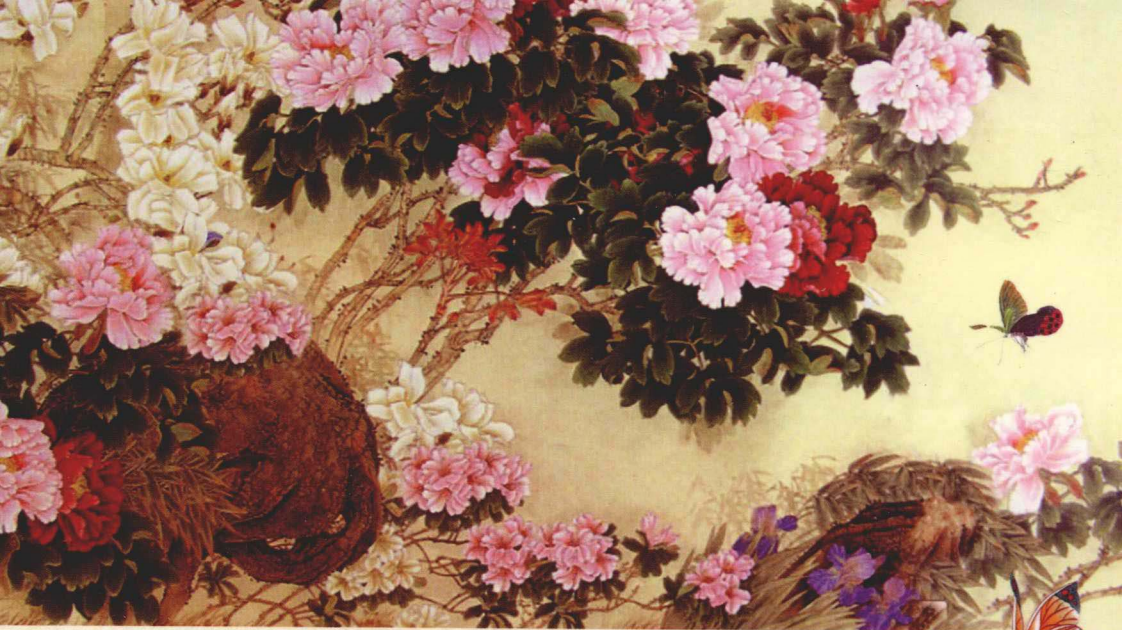




描花，咏花，用花
尽显诗情、才情、人情

花影媚红楼

——《红楼梦》花文化鉴赏



李万青

· 编著 ·



千红一窟，万艳同杯，
红楼女儿的世界如花般明丽多姿

花解人语，亦通人情，

红楼花世界如人世般丰富，

涉及居室、医药、美容、园林、民俗、
诗歌、服饰等诸多领域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花影媚红楼

——《红楼梦》花文化鉴赏

李万青……………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影媚红楼：《红楼梦》花文化鉴赏 / 李万青编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 1

ISBN 978-7-5068-5239-5

I. ①花… II. ①李… III. ①《红楼梦》—花卉—文
化—鉴赏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6203号

花影媚红楼：《红楼梦》花文化鉴赏

李万青 编著

策划编辑 安玉霞

责任编辑 刘 路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版式设计 中尚图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总编室) (010) 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汉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92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239-5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言

中华大地，秀水明山，阳光和煦，雨量充沛，是万物蓬生的沃土，是鲜花盛开的海洋。

花，千姿百态，异彩纷呈，芬芳馥郁。作为美的象征和爱的使者，花与文学艺术素有不解之缘。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从春秋战国之《诗经》《离骚》，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传奇小说，几乎无一不写花、不论花、不咏花，或以花明志，或因花感怀，或缘花抒情，或托花寄兴。当放眼花山、花树、花水、花亭，你会感到游目骋怀，心旷神怡；当目睹花残、花萎、花谢、花飞，你又不免生发千般感慨，万种思量。

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吟咏花卉最为丰富、最为成功的当推文学巨匠曹雪芹撰写的《红楼梦》。这部作品涉花之广，察花之细，摩花之工，用花之巧，可谓登峰造极，叹为观止。打开《红楼梦》目录，“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白玉钏亲尝莲叶羹，黄金莺巧结梅花络”“绣鸳鸯梦兆绛芸轩，识分定情悟梨香院”“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院夜拟菊花题”“柳叶渚边

嗔莺咤燕，绛云轩里召将飞符”“憨湘云醉眠芍药裯，呆香菱情解石榴裙”“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等等，花的气息扑面而来，花的意象飘然而至。

据专家考证，《红楼梦》描写的现实中的花草、引用古籍中的花草以及虚构的花草，共有 244 种。全书涉及的宗教、伦理、医药、烹饪、建筑、园林、民俗、语言、楹联、绘画、诗歌、曲赋，乃至姓氏、服饰、美容等诸多学科和领域，无一不受到花卉文化雨露阳光的照耀和滋润。于是，读者面前呈现出颜色、姿容、气质和品格各异的花：富贵的花、高傲的花、清幽的花、斗寒的花、早开的花、迟谢的花、娇嫩的花、带刺的花、含苞的花、盛开的花、结子的花、含羞的花、解语的花、并蒂的花、楼子的花……。整部作品丽影芳姿，花团锦簇，馨香不绝，美不胜收。细细品读，不难看出，花在《红楼梦》小说中承载着诸多妙不可言的艺术功能。

一、花之于典型环境的具象化

大观园，是《红楼梦》中贾府为元妃省亲而修建的别墅，是曹雪芹总结当时江南园林和帝王苑囿而想象创作出来的园林艺术瑰宝。元妃省亲之后，命宝玉和诸钗入住该园。于是，大观园成了众多红楼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活动的自由天地。试才题对额、雅制灯谜、共读西厢、海棠结社、讽和螃蟹、两开夜宴、即景联诗、醉眠芍药、情解石榴、词填柳絮、情归水月、花葬香丘等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大观园内。欲写好“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的煌煌贾府，如何写好大观园便成了小说至关重要的艺术期待。

宋代大画家郭熙说：“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曹雪芹凭借他丰富的生活积淀和杰出的艺术才情，巧妙地调动山、水、花、木，营造出一座“天上人间诸景备，果然万物有光辉”的极具皇

室气派的私家园林。

人们步入大观园，迎面一道翠障挡住视线：它不是一般的屏障，而是叠石为山，或如鬼怪，或似猛兽，纵横拱立；石上苔藓斑驳，藤萝掩映，曲径通幽；穿过石洞，可见佳木葱茏，奇花烂漫，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泻于石隙之下，落花飘落，溶溶荡荡，萦纤曲折；水到闸前，则如晶帘一般奔入，好似银练倒悬；远视则旁有飞楼插空，雕甍绣槛，前有崇阁巍峨，层楼高起，与他处黄泥筑就的数楹茅舍、粉垣环护的几间抱厦、隐于山道林间的幽尼佛寺以及花亭水榭遥相呼应，形态各异，意趣盎然；俯视则有清溪泻雪，石磴穿云，白石为栏，池边两行垂柳杂着桃杏，掩着一条幽僻小径，桥上有亭翼然，屹立于沁芳亭上，可观园内全景。

为帝妃赏玩宴游之需，大观园既有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清凉幽静、宜于读书下棋的潇湘馆，还有丝垂翠缕、葩吐丹砂、味香气馥、宜于烹茶操琴的蘅芜院，既有蕉叶舒卷、阔朗雅致、案大笔满、宜于写字作画的秋爽斋，还有茅屋数楹、青篱两溜、佳蔬菜花、体现耕读传家意识、别具农家风味的稻香村，以及宜于赏花、观鱼、宴饮、欢会的牡丹亭、红香圃、芭蕉坞、凸碧堂、凹晶馆……

于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宁荣二府，通过大观园这个典型环境的具象化，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在更广阔的空间位置上与大观园形成对应的，是太虚幻境。大观园是人间的“仙境”，而太虚境是仙界的“花园”：那里朱栏玉砌，绿树清溪，人迹不逢，飞尘罕到，仙花馥郁，异草芬芳；所见的仙子皆是荷袂翩跹，羽衣飘舞，娇若春花，媚如秋月，具有永恒不变青春和美丽。特别是那警幻仙子，既如众仙子一样貌美如花，又比众仙子更为理性，更有情感，兼具和蔼可敬的领袖风范、温柔可亲的仙子气质和花情柳意的女性情怀。

太虚境的存在相对于大观园而言，既是极富情感意味的对映，又是深含哲理意味的虚拟。在太虚境的映照下，大观园就是尘世间一座小小的埋香塚。作者正是通过形形色色花的穿针引线和古今对接、真幻交错的写作手法，塑造出太虚境和大观园天上人间的典型环境，奇迹般地完成了《红楼梦》这部无与伦比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典范。

二、花之于作品人物的个性化

自古以来，鲜花美女便在文人墨客的笔下互为比附，花如美人，美人如花。《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既是女儿国，又是百花园。这里有名有姓的年轻女子便有百余人，花草、树木、藤蔓也是多得不可胜数。可是，曹雪芹并不是孤立地去描写花卉，也不是孤立地去描写人物，而往往花是人的影子，人是花的代身，花人相容，浑然一体。这就不仅更加美化和诗化了书中人物所处的典型环境，而且进一步凸显了典型环境中人物形象的鲜明的个性。

作为一座尊贵而奢华的贾府私家园林，大观园各处居室摆设花卉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由于居室主人经历、教养、爱好、兴趣、气质、品格的不同，其摆设的花卉便完全有别。换句话说，居室中花卉的“个性”反映了主人的个性。

作者描写怡红院：“院中点衬几块山石，一边种着数本芭蕉；那一边乃是一颗西府海棠，其势若伞，丝垂翠缕，葩吐丹砂。”海棠芭蕉，一红一绿，富有浓郁的女性色彩。当众人称赞海棠“好花，好花，从来也见过许多海棠，那里有这样妙的”时，贾政道：“这叫作‘女儿棠’，乃是外国之种。俗传系出‘女儿国’中。”宝玉道：“大约骚人咏士，以花之色红晕若施脂，轻弱似扶病，大近乎闺阁风度，所以以‘女儿’命名。”很显然，上述描写与贾宝玉的顽石本相、嗜红癖好，以及“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的性格

不无关系。

作者描写蘅芜院：“只见许多异草：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巅，或穿石隙，甚至垂檐绕柱，萦砌盘阶，或如翠带飘飘，或如金绳盘屈，或实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气馥，非花香之可比。”薛姨妈介绍说，“宝丫头古怪着呢，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的”，她的院里“一株花木也无”。这些描写与薛宝钗美丽端庄、谨遵妇德、循规蹈矩、世故圆滑、寡欲恬淡的性格特征是相吻合的。

作者描写潇湘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用竹来暗托黛玉的性格，与她“孤高自许，目下无尘”的特点很相称。翠竹一向象征不屈不挠的可贵品质，高洁中带着儒雅，含蓄里透着洒脱。黛玉的诗号“潇湘妃子”，正是这样一种高贵而自然脱俗，婀娜而风姿绰约的魅力体现。

作者描写稻香村：“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矮墙，墙头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稻香村朴实无华，富有浓厚的田园意趣，与静如止水、贤德有加的李纨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

作者描紫菱洲：“见其轩窗寂寞，屏帐萧然，不过有几个该班上夜的老妪。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苇叶，池内的翠荇香菱，也都觉摇摇落落，似有追忆故人之态，迥非素常逞妍斗色之可比。”贾妃看了“蓼汀花溆”四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其实，“蓼汀花”的萧索意境，与贾迎春的心理、性格、命运是相符合的。

妙玉和薛宝琴同是梅花的表征，但又各有不同。栊翠庵种植了许多红梅花，红得“像胭脂一般”。妙玉追求清静、孤芳自赏的个性，与梅花的气质颇为相似。而薛宝琴置身于银装素裹的琉璃世界，身后丫鬟怀抱一枝凌寒吐艳的红梅，

联想到薛宝琴的未婚夫是梅翰林之子，白雪红梅便相映生辉，妙趣天成。

以花喻人，以人写花，在刻画花的韵致中凸显人的个性，在描摹人的姿态里彰显花的精神。这就是作者高超的文笔和巧妙的构思。

三、花之于情节意蕴的精微化

道家哲学讲究精深微妙，明代文学家陈继儒《袁伯应诗集序》：“公（袁可立）皆为讲贯演习，洞入精微。”《红楼梦》中相当多的故事情节，都穿插了花的描写和对花的议论。这些描写和议论之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故事情节所作的技术性铺垫与安排，而是作者借助于花的描写和议论，最大限度地强化情节意蕴的精微程度，使作品从思想到内容达到一个全新的艺术审美高度。

比如《红楼梦》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写道，刘姥姥进大观园后，凤姐搞了一个恶作剧，拉了刘姥姥过去，笑着说：“我来打扮你。”说着，将一大盘子的菊花，横三竖四地插了刘姥姥一头，搞得众人大笑不止。刘姥姥却笑着说：“我这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今儿这样体面起来。”众人告诉刘姥姥，叫她把花拔下来，摔到凤姐脸上，因为凤姐把她打扮成了个老妖精了。刘姥姥还是笑着说：“我虽老了，年轻时也风流，爱个花儿粉儿的，今儿老风流才好。”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妪簪花的故事。这个故事并不单单表现贵族家庭的生活场景和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征，而是作者将刘姥姥簪花的故事所包含的意蕴进一步细微和深刻化了，触及到了当时社会的世态人情。书中描写，刘姥姥没有听信众人的话，把花拔下来，也没把花摔到凤丫头的脸上。她没发一点儿脾气，而是笑着说了那些逗乐的话儿。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刘姥姥的内心世界，常人无法知道。但是，在这玉宇琼楼、山水如画的大观园里，在这桃羞李让、燕妒莺惭的人群中，一个乡村老妇人，被人打扮成个老妖精，往来于潇湘

馆、蘅芜院、藕香榭、秋爽斋，看大观楼的牌坊，照怡红院的哈哈镜子，睡怡红公子的花床，滑稽的模样，焉能不令人发笑？然而细细想来，刘姥姥为了取乐富贵人家的公子小姐，竟不惜自毁形象，百般迎合讨好。她那满头横穿竖插的菊花连同她那张扬的笑声折射出来的，何尝不是一个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庄稼老妇人的滴滴清泪和阵阵酸楚啊！

又比如，在《红楼梦》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宴宁府宝玉会秦钟”里，周瑞家的给黛玉送来宫花，黛玉怒而不接。有人认为黛玉显得无礼。其实，情况并非如此。黛玉在这里的小性儿，实际上与宫花、与周瑞家的都没什么关系。林妹妹耍小性儿，从来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宝玉这家伙的表现。就像宝玉钗过生日那一回，湘云拿戏子比黛玉，那一回林妹妹耍小性儿，也与湘云无关，而是因为宝玉的态度。

我们仔细琢磨送宫花这一节。周瑞家的一进门来，作者先写的不是黛玉的反应，而是宝玉：“什么花？拿来给我。”这个细节很重要，正是林妹妹接下来反应的关键所在。

究其实，这宫花是薛姨妈送给黛玉的也好，是宝姐姐送给林妹妹的也好，颦儿原是不会在意的，无非是收下，道谢。问题就出在宝玉这里。我们细细品味，花是送给黛玉的，宝玉听说，却迫不及待地先问：“什么花？拿来给我。”一面早伸手接过来了。这样的情景，林妹妹看在眼里会怎么想？宝姐姐屋里送过来的宫花，宝哥哥抢着拿来，爱不释手地赏玩。宝玉这样没心没肺，林妹妹不生气才怪！

其实，黛玉也没有一开始就发恼，她是给了宝玉机会的。书中又有一个细节，“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黛玉再看了一看”。林妹妹真的是在看宫花么？未必。她是在看宝玉的傻样。宝玉本来就是喜欢花儿粉儿的，拿到这样的新奇玩意儿，自然是自己去玩了，也没有注意妹妹的脸色。林妹妹看

着宝玉的呆样，想说他什么也不好说，想骂他什么也不好骂。于是，周瑞家的便成了出气筒：“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这里的“别人”，指的自然不是三春和凤姐、可卿，因为宫花不是打那儿来的，指的却是宝钗，所以黛玉这一句话的意思其实是：“我就知道，宝姐姐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颦儿这张嘴，确实是太伶俐了些。她戏谑的意思，一般人也听不懂，宝玉、周瑞家的自然是不懂的。不过若是宝姐姐在此，是一定听得懂的。

曹公就是这样通过一次宫花的传递，把情节的意蕴表达得如此细致婉转，路转峰回，令人一唱三叹。

再比如《红楼梦》第七十九回“薛文龙悔娶河东狮，贾迎春误嫁中山狼”写道，金桂问“香菱”二字是谁起的名字，香菱便答：“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说姑娘通，只这一个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道：“嗳哟，奶奶不知道，我们姑娘的学问连我们姨老爷时常还夸呢。”

金桂听了，将脖颈一扭，嘴唇一撇，鼻孔里咻了两声，拍着掌冷笑道：“菱角花谁闻见香来着？若说菱角香了，正经那些香花放在那里？可是不通之极！”香菱道：“不独菱角花，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香比是花儿都好闻呢。就连菱角、鸡头、芡叶、芦根得了风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的。”

香菱的“花论”太美了，这里有现实的描摹，有想象的飞跃，有哲理的深邃，有诗情的燃烧。诵读之后，只觉余香满口，余味不绝。

四、花之于诸钗命运的谶语化

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是古代汉族民间的神学预言。

中国传统哲学向来践行“天人合一”的理念，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则表现为创作主体与客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自然万物的变化往往引起作者身心的呼应。

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这对自然万物的关注而引发思考的传统至今如是。在自然万物中，人们对于象征美好的鲜花又倍加青睐。到了《红楼梦》里，此一传统得到更为精致的发挥：欢快之时每每花同艳，凄怆之际也往往与落花结缘。

红楼女儿的人生命运已在《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镜，警幻仙曲演红楼梦”的曲子和判词中作了隐约的暗示，在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中，众女儿抽花签再一次将她们的悲剧结局作了巧妙的暗示。比如探春掣的是杏花，签诗是“日边红杏倚云栽”，表面看来，高处云霄，风光无限，其实，此句出自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诗，最后两句“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是科举落第的高蟾的自况，情绪是低沉落寞的。黛玉掣的是芙蓉，签诗是“莫怨东风当自嗟”。这句出自宋代欧阳修《明妃曲——再和王介甫》诗，前一句则是“红颜胜人多薄命”。其命运若何，不言而喻。史湘云掣的是海棠，签诗是“只恐夜深花睡去”。这句出自宋代苏轼《海棠》诗。苏轼原诗是怜惜春光短促、好景难留，所以他连夜里都要点蜡烛赏花。湘云后来的遭遇正是如此：虽有“洞房花烛照红妆”的新人之喜，可惜转眼就“云散高唐，水涸湘江”，春光别去了。香菱掣的是并蒂花，签诗是“连理枝头花正开”。看似美景当前，春风得意；其实，此句出自宋代朱淑贞的《落花》诗，接下来的一句便是“妒花风雨便相催”。妒妇夏金桂一出现，香菱便备受折磨，最后落得“香魂返故乡”。花袭人掣的是桃花，签诗是“桃花又是一年春”。诗句出自宋代谢枋得《庆全庵桃花》诗。该诗三四句是“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花袭人久在花团锦簇的大观园，真能找到无忧无虑、自由生活的桃花源么？她最后嫁给了戏子蒋玉菡，算是“桃源别景”的注脚吧。

在《红楼梦》里，相当多的篇幅都对人与花的关系进行了谶语式的描绘。

如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院夜拟菊花题”、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番娃割腥啖膻”、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裯，呆香菱情解石榴裙”、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等等，可谓琳琅满目，精彩纷呈。

其实，红楼人物命运的谶语化，不只是隐含在诗词曲赋里，还隐在许许多多的细节描写中。比如记述“黛玉葬花”一节，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来，撶在那水里。我才撶了好些在那里呢。”林黛玉道：“撶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黛玉对落花的埋葬，不仅是对落花的悲悼，更是对她自身的哀怜。“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黛玉把花安葬，对落花与黛玉而言都是一种家的回归，同时也是此二者品格特质的显现。

“一抔净土掩风流”，既是整部《红楼梦》的哀音，又是《红楼梦》中众女子悲剧命运的谶词。作者借贾宝玉的亲身体验，写出了《葬花吟》中所蕴含的人生况味。

五、花之于主题倾向的意象化

《红楼梦》以荣国府的日常生活为中心，以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及大观园中点滴琐事为主线，以金陵贵族名门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由鼎盛走向败亡的历史为暗线，展现了穷途末路的封建社会终将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为了避免当时严酷的文字坐罪，作者只能以其曲折隐晦的表现手法，凄凉深切的情感格调，强烈高远的思想底蕴，来表达作品的思想主题。而花意象的开掘和运用，正好为作者找到了一条表现《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主题倾向

的通衢大道。

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营构文学象征意象的原则和方法叫象征意象化。从《红楼梦》的创作实践看，作者对花意象的运用，并非单向为之，而是多层次、多视角进行的；并非“一锤定音”，而是分类别、按时序逐步完成的。因此，整部书中，虽绮罗锦绣，歌舞升平，我们却不时听到大观园中薄命女儿幽深的哀怨和断续的悲泣；同样，大观园里虽姹紫嫣红，繁花似锦，我们却不时看到大观园鲜花的衰败和落花的飘零。二者的相互“点缀”，有机结合，便使读者从中体悟到《红楼梦》这部作品主题思想的严肃的倾向性和指归性。

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众人为“蘅芷清芬”题联，一客随口道出：“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众人道：“妙则妙矣，只是‘斜阳’二字不妥。”那人引古诗“靡芜满院泣斜阳”句。众人云：“颓丧，颓丧！”的确，此联给人以迟暮、衰败之感，暗示贾府的败象已露端倪。

在《红楼梦》第四十回行酒令时，“六桥梅花香彻骨”，“十月梅花岭上香”“梅花朵朵风前舞”，“水荇牵风翠带长”，均是极颂贾府的眼前盛景。但林黛玉只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便在一片歌颂繁华太平中加了否定的一笔。这“奈何”二字对贾府未来的衰落作了明确无误的预言。

《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记述凹晶馆联诗盛况。开始“撒天箕斗灿，匝地管弦繁。几处狂飞盏，谁家不启轩”，一片祥和气氛，升平景象。接着是“轻寒风剪剪，良夜景暄暄。争饼嘲黄发，分瓜笑绿媛”，已有“轻寒”袭来，不觉冷峻之至。后来便是“酒尽情犹在，更残乐已谫。渐闻语笑寂，空剩雪霜痕”，居然到了“酒尽”“更残”“霜痕”“语寂”的地步。最后竟是“壶漏声将涸，窗灯焰已昏。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

“寒塘”对“冷月”，“鹤影”对“花魂”，两句分别以“渡”“葬”系之。何其沉痛悲伤。这首排律通过意象化的记叙，为我们划出了一条贾家“忽刺刺

大厦将倾，昏惨惨黄泉路近”的悲剧轨迹。

乐观大度的史湘云在《咏絮词》中写道：“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这也是对往日盛景的挽留之语，明显隐藏着对贾府家业衰落之势的深深叹息。

至于诗词曲赋中的“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清明泣涕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拢空月痕”“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则是对贾府悲怆至极的一曲挽歌。

晴雯死后不久，宝玉曾说道：“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有异事，果然应在他身上。”其实，海棠预萎岂止应在晴雯的凄然离世？岂止应在如花美眷接二连三地玉殒香消？它分明预示着以贾家为首的四大家族的走向败亡；花柳繁华、风流富贵之后，迎来的将是“食尽鸟投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花之悲即人之悲，人之悲即家之悲，家之悲即世之悲。曹雪芹将花之意象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几乎贯穿于《红楼梦》的全部文字之中。读者通过这些粘着花香蕊露的情节和细节，得以深刻地解读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乃至整个清王朝封建宗法制度分崩离析的必然历史进程。

花，在《红楼梦》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读者在魔幻般的字里行间，总能捕捉到花的踪影，赏鉴到花的色彩，品闻到花的幽香！

花文化，是《红楼梦》美丽的支撑，鲜活的灵魂，律动的生命！

花意象，在《红楼梦》中是一首含情脉脉的诗，是一幅醉墨淋漓的画，是一支韵味悠长的歌！

目
录

● 第一编
花与居室

引 言

蕉棠并茂怡红院——贾宝玉居室	2
翠竹掩映潇湘馆——林黛玉居室	4
奇草仙藤蘅芜院——薛宝钗居室	6
蕉叶桐花秋爽斋——贾探春居室	8
红蓼清波暖香坞——贾惜春居室	10
蒸霞红杏稻香村——李纨居室	12
水流花谢梨香院——十二伶官聚居地	14
任是无情也动人——宝钗喻牡丹	18
日边红杏倚云栽——探春喻杏花	20
竹篱茅舍自甘心——李纨喻老梅	22
开到荼蘼花事了——麝月喻荼蘼	24
连理枝头花正开——香菱喻并蒂花	26

莫怨东风当自嗟——黛玉喻芙蓉	28
桃红又是一年春——袭人喻桃花	30
好睡慵开莫厌迟——妙玉喻红梅	32
不如种在天池上——惜春喻莲花	35
颠倒苍苔落绛英——元春喻榴花	37
清溪波动菱花乱——迎春喻菱花	39
凡鸟偏从末世来——王熙凤喻凤凰花	41
稻花香里说丰年——巧姐喻稻花	43
独占三秋压众芳——秦可卿喻桂花	45
平明露滴蜚红脸——晴雯喻芙蓉花	48
一园春雨杏花红——娇杏	51
菱花空对雪澌澌——秋菱	53
自命非凡太恃娇——秋桐	56
自从两地生孤木——夏金桂	58
教人留恨碧桃花——芳官	60
不待风来香满池——藕官	62
芙蓉向脸两边开——药官	64
何事颦儿拒海棠——周妈送花	68
花开易见落难寻——黛玉葬花	70